

他们行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为皇室宗亲采捕祭品与贡物，隶属内务府。他们，就是如今鲜为人知的——牲丁！

牲丁人的绝技杀戮

大采捕

Da
caibu

叶遁 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大采圃

叶
遁
作
品

Da
caibu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采捕 / 叶遁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59-9509-3

I. ①大…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873 号

大采捕

作 者 : 叶 遁

出版人 : 朱 庆

终审人 : 朱彦玲

责任编辑 : 刘 旭 王 萌

封面设计 : 肖 杰

复 审 人 : 刘 旭

责任校对 : 樊 秀

责任印制 : 周 欣

出版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 010-6538913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 :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9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59-9509-3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李朝东落难入山野 老鞑爷上阵斗蜜蛇	001
第二章	菜帮子狭路胖头黑 鬼头蛙智取金脚魑	014
第三章	不老尸霍伦河匿身 俏灵胎榆树林显影	028
第四章	两兄弟拜师求秘术 老鞑爷巧技请异兽	041
第五章	驯狗狼李朝东赐名 逛狡獪老鞑爷点将	054
第六章	油壶鲁勇震獾子庙 老鞑爷胆行棺材阵	067
第七章	大雪夜方知离别苦 响晴天才道欢乐聚	084
第八章	捕金獐长白山走马 话逸事古辽东留香	097
第九章	斩血树菜帮子奔命 陷虎窖李朝东好义	110
第十章	掘冰尸终逃出生天 遇雪崩又穷途末路	123
第十一章	沸潭奇现倒鳞之鱼 隐洞惊闻盗金诡兽	136



第十二章	李朝东借力走险棋 牛毛广劫饷出怪招	148
第十三章	造扁舟松花江乘槎 迎恶水潜龙阙练技	158
第十四章	胡天八月荒汉采珠 囊夜时分水底撞邪	169
第十五章	蚌蛤城菜帮子作饵 古松丛老鞑爷收网	182
第十六章	翻江倒海战虎奇螭 破釜沉舟谋重瞳泉	196
第十七章	浪骚吟者陈情旧都 放逐流人寄诗故国	210
第十八章	鹰王坳秋风打苍鹰 虫血崖夜雨释虺虫	222
第十九章	霜鹰展翅云披雾裂 老兔回头霹雳掣电	234
第二十章	风雷谷老鞑爷跨海 椴木林李朝东踏雷	246
第二十一章	护旧主巴图鲁舍命 解危难蒯姓僧取法	259
第二十二章	奇谋秘术始为虚幻 波谲云诡终成文章	272
后记		282

第一章

李朝东落难入山野
老鞑爷上阵斗蜜蛇

李朝东没有名动京城之前，进出“炮局”犹如家常便饭，用老北京的话说，那就是一“监狱油子”。李朝东倒是正经上过学，而且还是艺术师范学校，不但会两嗓子美声，篆刻绘画也能拿得出手。不过他没赶上好光景，工作没两天到了1966年，工艺美术搞的都是“四旧”，被砸烂了，他丢了工作也就没了收入。本想靠着父亲接济，可他父亲当年追随过冯玉祥，解放后虽然傍着民主人士的身份，但到底有历史问题，属于“牛鬼蛇神”一类，被扫回农村下放，自然顾不上他。

最初李朝东拆过城墙，做些简单的体力劳动糊口，但收入委实太少，经常是吃了上顿找不着下顿，没了辙他就跑到房山收购破铜烂铁，转手之后再弄些煤去河北换嚼裹儿。不想就因为这，落了个“投机倒把”的罪名，抓了。那时李朝东二十啷当岁，年轻人心火旺，憋着一股儿劲顺不过来，放了他，还接着倒腾。来回来去抓他的警察都懒得铐他了。

时间久了李朝东也自觉没劲。后来有一次他实在饿得没招儿了，手头没有粮票怎么办？那就倚着美术功底画上一张。没想到还真花出去了。好家伙，这回他算是上了道，粮票、布票、油票、火

车票……凡是有价证券他都画，尤其是火车票让他赚了好些钱。可是俗语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假车票的票底毕竟是用站台票改的，站台票又比正式车票薄了些，有经验的检票员一上手就发现问题了。就这么着，李朝东又折了进去。这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是个大案，几近家喻户晓，现在上了年岁的朋友应该还有些印象。

李朝东被抓以后给销了户，本以为会判个十年八载，岂料那时“公、检、法”已经瘫痪了，不知怎的一杆子把他支到了北大荒，伙在一群犯人里跟兴凯湖劳改农场开垦沼泽。这一挖就是小半年，遭了大罪。后来农场解散，李朝东被安排到就近的生产队，干活重吃不饱不说，当地人还把他当成“四类分子”，整天听民兵连长训话。李朝东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同是北京来的“菜帮子”商量逃跑。两人混得铁瓷，一拍即合。北京不能回，闹不好逃回去被抓，还得再送回来。思来想去还是投亲靠友，于是，两人就跑到了舒兰李朝东他三姨家。

两人在李朝东他三姨家地窖子里藏身，白天侃大山，用美声哼二人转打发时间，到了晚上才出去瞎逛。菜帮子本名赵秉利，在北京的时候是个出了名的胡同串子小玩闹，偷鸡摸狗驾轻就熟。此时正好派上用场，没多久，电子里的鸡狗就被他们吃了个精光。但是吃归吃，菜帮子更明白毁尸灭迹的重要性。这源于当年他偷了一位高官家的看门狗，解馋之后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愣是把狗皮扔回人家院子里。那高官惜狗如命，逮住了菜帮子一气之下给他弄到了东北。正是因为这个，菜帮子从此长了记性。

不过话又说过来，电子里的乡亲没发现是未发现，可李朝东他

三姨并不傻。眼见着这两个小子满面贼光，腮帮子上都是肉疙瘩，知道不能再留他们了。

李朝东和菜帮子听闻之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发誓以后绝不再犯。女人家毕竟心软，他三姨说屯子里铁定是不能待了，倒是可以把他们送进山里。李朝东一听脸都灰了，这明摆着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三姨告诉两人没那么邪乎，山里有位寡居的老鞑爷，是她的干舅。李朝东这才眉开眼笑。

可让李朝东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进山从此改写了他的生活，不但使他避开了风头正劲的“革命”风暴，而且还让他窥知了许多埋藏在深山大泽里的秘密。这段经历有些离奇，有些不可思议，甚至充满了诡异，讲起来，足以让您的后脖子阴风阵阵——这话绝不是耸人听闻，单提那斜腰岭的金脚魃、霍伦河的不老尸、黑山嘴的棺材阵、蚌蛤城的虎奇崴、鹰王坳的大鸮虫、长白山的喷血树，还有那风雷谷里的吃人地雷……您就大概知道咱们要讲的事儿有多邪乎了！不过，饭还需一口一口吃，药也得一勺一勺补，所谓顺理成章，所以这些后事暂且不表，留待详叙。

李朝东和菜帮子来到山里以后足足折腾了三四天，几个月没见到日头，他们就跟两匹脱了缰的野马，满山遍野胡跑海蹿。白天耗动物力，晚上睡眠足，时差自然倒了过来。

第五天早晨蒙蒙亮，老鞑爷就抄着烟袋锅子戳醒他们，漂河烟呼啦喷在他们的脸上，直辣得两人眼泪横流，睡意骤然全消。两人眯缝着眼，看到老鞑爷已经整点好行装，忙问这是要去哪里？老鞑爷告诉他们，去斜腰岭采蜂蜜。

李朝东和菜帮子顿时心花怒放。这些天他们已经把落脚的窝棚



边儿转了个遍，鸟窝也掏干净了，树洞里窝着的蛇也给吃光了，正愁没事儿干，况且乍听是采蜜，八百年都没尝过甜口儿的两人，说话间就要淌哈喇子。可是老鞑爷当即就给了他们一记闷棍。

老鞑爷说：“我可不是白收留你们俩，进了山得听话，谁不听话趁早滚犊子！”

李朝东和菜帮子赶紧满口应承。数日相交，他们已然将这怪老头儿的脾气秉性摸清了个大致；再说现在是寄人篱下，说出天去也由不得自己。只不过，那时的两人还不大明白老鞑爷此话的深意，直到……他们亲眼目睹了斜腰岭上的金脚魅王！

沿路之上，两人捡东问西，老鞑爷也渐渐打开了话匣子，讲了许多关于蜂蜜的掌故。

原来这蜂蜜有红白之分，红蜜为各种山花的杂蜜，白蜜则专指椴树蜜。

白蜜难取，非得取蜜之椴树花繁叶茂，倘若发现半桠败枝便弃之不取。上品的白蜜美如膏脂，入口即化，能把人甜得摔上一个大跟头。因这色味双绝，所以在旧时深受后宫的嫔妃们所喜好。康熙十七年，德妃曾夜服白蜜与圣祖行房事，后诞下四子胤禛，数年之后胤禛继位大统，母凭子贵，德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即孝恭仁皇后。自此，后世嫔妃更是对白蜜趋之若鹜，几欲到了日食夜啖的地步……

菜帮子听得起劲，于是便问老鞑爷，此次前往斜腰岭是取红蜜还是白蜜？老鞑爷嘿嘿直笑，稀疏的胡须里露出一丝狡黠：“不取红蜜也不取白蜜。”然后，他就把一直不离肩头的皮篓丢给了菜帮子，并再三嘱咐菜帮子万万不要开启。

那皮篓乌漆抹黑老旧不堪，隐约还泛着一股臊臭气。李朝东和菜帮子琢磨来琢磨去，始终不得要领。问了老鞑爷两次，他推说了斜腰岭一切自见分晓。两人心知就算再问下去亦是徒然，索性不去管它，只是那阵阵臊臭委实让菜帮子干呕了几回。

书需言简，琐事不表，但说三人抵达斜腰岭已是晌午。

简单吃过几口干粮，老鞑爷这才命菜帮子打开那只老旧皮篓。菜帮子不知深浅，“哗”地将篓盖儿揭开，一股浊气腾地直戳入鼻孔，两眼顿时进出泪来。他胡乱抹了两把去瞧皮篓中的东西，只一眼便惊叫了起来。

“老……鞑爷！这……这是……人肝！”

“瞎咋呼个啥！”老鞑爷吼了菜帮子一句，“你个犊子见过人肝吗？——牛肝木！”

老鞑爷说着伸手把牛肝木捞出来扔在旁边：“快！衣服全都脱了！”

李朝东和菜帮子面面相觑，两人不知道这怪老头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不敢问，只好把自己剥得全身上下只剩一件裤衩儿，愣愣地盯着老鞑爷。

老鞑爷拧着眉毛：“咋，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裤衩儿也脱了！”

李朝东直挠头皮，挺了一会儿才脱下来。菜帮子向来顺风倒，也跟着褪了下来。

突然，老鞑爷抄起那老旧皮篓，“哗哗”两下，直将皮篓里的黑浆子泼向两人。李朝东只觉一股浓重的臊臭味猎猎袭来，喉咙一紧，刚才下肚的吃食瞬间涌了出来，跟着弓起腰一通狂呕；菜帮子也没好到哪儿去，吐得青筋暴满额头。



李朝东说：“老鞑爷！您弄的这是什么东西，又臊又臭！”

老鞑爷撇嘴一笑：“哪有不臊不臭的尿？再说，我还加了漂河大烟叶沤了半年多。”

菜帮子想哭的心都有了：“老鞑爷，不带这么整人的，我们哥俩可是一直把您当爷供着！”

老鞑爷说：“哼！你懂个屁！要是我不用它们沤那块牛肝木，进了斜腰岭不等你们去采蜜，那些天杀的小咬儿瞎蜢就得先把你们采了填肚子！都别叽叽歪歪了，赶紧弄匀乎了去晒太阳，记住喽，一定要晒干了再穿衣服！”

老鞑爷话毕自己也剥掉了身上衣物，将皮篓中剩下的黑浆子倒在身上涂抹起来。李朝东和菜帮子这才放下心来。只是，老鞑爷似乎自始至终都对那怪味儿全无感觉，就仿佛洗澡涂抹香皂般怡然自得。两人看得目瞪口呆，最后还是菜帮子嘟囔了一句。

菜帮子说：“不愧是去年的麻雷子——老炮儿！”

诸事准备妥当，老鞑爷又从行囊里掏出三块狍皮面罩，他们各自戴上这才走入斜腰岭中。李朝东发现，眼下这斜腰岭透着一股瘆人的阴森之气，他感到自己的汗毛都纷纷竖起来了，似乎撑得那些已然凝固成胶状的黑浆子亦发出轻声的碎裂……

李朝东说：“我怎么觉得这片林子瘆得慌？”

老鞑爷说：“屁话！这可不是普通的林子，这是大窝集！”老鞑爷口中的窝集，实则是满语，说的就是那些翳障天日、人迹罕至的深山大泽。据说旧时仅吉林境内便有四十八处大窝集，这里头夏日草长，路是没有，有的只是枝柯纠结满眼无边，水泽纵横沼瘴遍地。林内叶草积腐易滋蚊虫，小咬儿瞎蜢个个凶猛，常常万千成团，见

有活物直扑上来，顷刻之间便裹你个严严实实。在行进的过程中，李朝东和菜帮子亲眼看到一头健硕的公鹿不知怎的蹿入林子，结果没一会儿就被它们所噬，成了一摊只剩下汤水的白骨烂尸。

菜帮子吓得直哆嗦，他跟李朝东说：“朝东啊朝东，看来老鞑爷是真疼咱哥俩儿！”

老鞑爷说：“小咬儿瞎蜃最怕牛肝木的怪味儿，要不是涂上那些沤它的浆子，咱们就算骑着吕凤先的赤兔马，也休想闯过这林子去。”

菜帮子又说：“这回我算是知道了，那什么咬刑看来确有此事。”

李朝东不明白什么是咬刑，菜帮子就给他讲了一段儿。

菜帮子在北京的时候，四九城的边角旮旯没他不熟的，闲得蛋疼就伙着一帮小玩闹骑车去白米仓胡同。胡同里住着一位窝三爷、旗人、故事篓子。解放以前，窝三爷他们家业大财厚，变着法儿的败祸，鞑鹰逐兔，挈狗捉獾，什么刺激玩什么。跟人家斗蛐蛐赌宅子，宅子输掉了赌命，结果赢家没要他的命，却一锤子给他敲成了大窝脖儿；又因他在家行三，从此落下了“窝三爷”的绰号。菜帮子那些偷狗的绝招大抵都是拜其所赐。

窝三爷年轻的时候娶过好几房，精力不济后院起火。他拿了通奸的家丁不打不杀，却专程差人到东北弄回一批小咬儿，然后给那家丁灌上淫药，只待下体勃起再将他浑身裹了个严实，这才放出小咬儿开始行刑。那小咬儿密密麻麻裹缠住下体，一针一针地叮啄，奇痒奇痛加上淫药催发，比那凌迟有过之而无不及。咬刑要持续三天三夜，燃香计时，许吃但绝不许睡，饿了有参汤燕窝招呼着，闭上眼睛就是一通鞭子，直到香烧尽，人也从此残了。



李朝东听罢说：“太残忍了！这窝三爷丧尽天良，也该着老来潦倒，这就叫报应不爽！”

老鞑爷插话道：“先别着忙说狠话，我劝你们还是攒点儿力气对付金脚魑！”

菜帮子说：“头了我问过您，您说这趟不取红蜜也不取白蜜，那咱们到底取什么蜜？”

老鞑爷说：“当然是金蜜，不然干吗要对付金脚魑！”

说话间三人来到一处空地，火辣的阳光灌洒下来，晃得李朝东睁不开眼睛，一阵头晕目眩。他本想摘掉袍皮面罩透口气，不料老鞑爷伸手拽住了他。李朝东手腕连连发麻，像是被铁钳掐死了，疼得他龇牙咧嘴直嚷叫。

老鞑爷放开手：“号丧能当饭吃！谁让你摘罩子的？我再跟你们说一遍，从现在开始干啥都要听我的命令，不然出了岔子有个三长两短，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菜帮子闻听老鞑爷连“三长两短”这类话都说出口了，猜想接下来的事儿肯定是非同小可。他最清楚不过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偷个鸡摸条狗、逗逗瞎子骂骂哑巴还成，玩命的活计他可是连想都不敢想，要不自己怎么落了“菜帮子”的绰号？菜帮子一着急直恨自己倒霉催的，不好好在窝棚里待着，跟着瞎起哪门子哄？

老鞑爷说：“咋的，怕了？怕了你们就原路返回，我可没拽着你们！”

李朝东憋起一股火：“怕？谁怕谁是孙子！”

老鞑爷冷冷地笑了笑，突然歪过身来喊了一声：“来了！”

几乎就在老鞑爷话音刚落之际，一团子铮铮作响的飞物迎面直

扑而来，李朝东在闭眼的瞬间，只瞥到它们个个通体金黄，跟着自己的狗皮面罩便“噗噗”作响起来，好似冰雹子纷纷砸在了上面！李朝东顿感呼吸沉重，他不知道这些飞物是不是蜂子，不过他在北京的时候可听说过，东北的蜂子老霸道了，什么“葫芦头子”、“大马猴”，蜇着鼻子能让眼睛跟着封喉，没小半个月准消不了肿。这么想着，他差点儿挠丫子颠儿了。可心思一动马上又想到了老鞑爷的告诫，刚抬起的脚又落回了原处。随着金黄飞物砸来的频率越来越快，李朝东感到自己马上就要魂飞魄散了——还好，他终于听到了老鞑爷的声音。

“这回还差不多，算是两块料！”

“老鞑……爷……现在……该怎么……办？”菜帮子话都说不利落了，音也走了调。

老鞑爷不紧不慢地说：“睁开眼睛吧，没事了。”

李朝东和菜帮子这才动了眼皮，试着睁开了眼睛。他们再看对方，两人的身上已然全都裹满了金黄飞物，密不透风。李朝东一下子就记起了那头被噬成汤水白骨的健硕公鹿！！

老鞑爷猜中他的心思：“别怕！它们不是小咬儿，不会把你吃喽！”

老鞑爷随手捏起一只那东西，慢慢凑到李朝东眼前，说：“这就是金脚魅了。”

李朝东认真观察这金脚魅，但见它的轮廓与平常的蜂子无异，只是通体皆金光闪闪，尤其足部颜色更深，个头也比寻常的蜜蜂要大上两号，长短近似人之小指。

“这些金脚魅不会攻击咱，它们是在虚张声势，真正厉害的是魅



王！”老鞑爷指向前方，“魅王就藏在那里，灭了它咱们就可以取金蜜了。不过……见到魅王可没那么容易。”

老鞑爷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抖了抖身子，果然如他所言，那些原本落在他身上的金脚魅并不展开攻击，踟蹰片刻便结伴飞掉了。李朝东和菜帮子逐一照做，亦摆脱了身上的那些金脚魅。松掉束缚，两人都感到身子骨立马折去两斤肉，身轻如燕了。

老鞑爷背着手在空地上乱转，撒开眼睛左瞧右看，少顷，便用棍子挑回一大卷金灿灿的东西来，菜帮子眼尖，膘了两眼就明白了，这是蛇蜕。他们将这蛇蜕慢慢展开，李朝东发现这蛇蜕的长度五米还不止，更奇怪的是，它通体散发着一股异香，并不似寻常蛇蜕那般既腥又咸苦，叫人忍不住想品尝一番。李朝东正思量着，抬眼看到老鞑爷已然掰下了一小块送入嘴中，年轻人到底是稳不住心，这边他刚准备上手，那头菜帮子早就吧唧开了。李朝东见菜帮子满脸陶醉，比捡根金条都兴奋，又见老鞑爷并未制止，索性也吃了起来。这一入口可不要紧，李朝东顿感一股烈香胀满口腔，直往舌根儿里沁，他第一次吃豌豆黄儿的时候也没这么过瘾。整个人也忽觉神清气爽，扯着心口窝都跟着一阵阵发热。

李朝东尝到了甜头岂肯就此罢休，说话就要再去扯蛇蜕，不料老鞑爷扬起棍子打过来，多亏他眼疾手快才没挨着。

老鞑爷说：“尝个鲜儿得了！年轻人火力壮，小心流鼻血。”

菜帮子笑嘻嘻地说：“老鞑爷您考我不是，我知道这蛇蜕祛风解毒，流鼻血？没听说过。”

老鞑爷也不着忙辩解，待将蛇蜕盘好，他这才向李朝东和菜帮子缓缓道出因由。

寻常蛇蜕自然大抵是祛风解毒的良药，中医药典称之为龙子衣或蛇符，但此蛇蜕却是源自蜜蛇。但凡蛇类交媾皆是雌蛇通过身体散发出气味引雄蛇前来，但蜜蛇必须依靠金蜜和自身的分泌物相结合方能达成此愿。雌性蜜蛇性奇淫，即便到了交媾旺期雄蛇也有所忌惮，可雄蛇却无法抵御金蜜的诱惑，闻之便无法把持。故此，雌蛇为了满足淫乐，频繁将金蜜裹蹭在身体表皮，俨然是为雄蛇下了剂猛药，明知是火坑亦不得不跳。

老鞑爷说：“你们两个犊子这回懂了吧？”

李朝东说：“怪不得！刚才我吃过这蛇蜕之后，心口窝像是烧了一团火。”

菜帮子眼珠儿乱转：“老鞑爷，那要是我把这东西给哪个婆子吃了，是不是一拍一个中？”

老鞑爷说：“揍性！脑仁跟个瓜子瓤儿似的，扁倒志气大！”

李朝东突然一惊：“糟了！老鞑爷，那咱们要取金蜜，还不跟蜜蛇狭路相逢？”

老鞑爷说：“你以为哪，这是咱们见到魃王要过的第一关。”

菜帮子又疯了，刚才他比量过那盘蛇蜕的直径，足有二十公分，这得多老粗的蛇！他赶忙凑到李朝东身边，正想跟李朝东商量着打退堂鼓，一瞥之间，恍然看到老鞑爷耸了耸两片瘦削的肩膀，眯缝的双眼也瓦亮起来。菜帮子心道，不妙！果然老鞑爷向他们吼了一声：“两个犊子别傻站着！快去给我拿涨刀！”

李朝东和菜帮子掉头就跑，跑了两步李朝东才回过神来——涨刀？什么是涨刀？

老鞑爷见状把手中的棍子扔给李朝东：“帮我先前斗弄一阵子，



千万别让它的尾巴扫到！”

老鞑爷抢步直奔挂在树上的行囊而去。李朝东握着棍子紧张得一塌糊涂，瞥出眼睛四下找寻蜜蛇的踪迹；菜帮子手无长物就薙起两块石头，觉得不妥又扔掉抡起块更大的，将将弓起身子，猛地见一道金光挂着呼啸横扫过来。菜帮子“妈呀”一声缩起细脖，只觉头皮一阵凉飕飕，再看一绺子头发已经散落在脚边，他赶紧摸了摸头顶，秃了！

那边李朝东已经跟蜜蛇斗上了！这蜜蛇上下翻飞看起来赏心悦目，但委实凶悍，蛇芯子好似一条利鞭嗒嗒作响，蛇尾却薄得仿佛一叶柳叶刀片。李朝东跟它绕着圈赛快，每次蛇尾扫来，他便用木棍解围，没几个回合木棍就被削成了短棒，然后又变成了擀面杖。这时蜜蛇突然变换姿势声东击西，李朝东脚底拌蒜一个趔趄正中其下怀，身子给它拦腰缠住了！

李朝东用手中的“擀面杖”猛戳蛇腹，不料这蜜蛇由于沾染的金蜜过厚，无形之中又增添了一副甲冑，根本无丝毫疼痛之感！李朝东渐觉腰腹受力愈重，加之蜜蛇自身分泌物与金蜜杂混，气味过于浓烈，他不禁头晕目眩起来，手中“擀面杖”的劲道也就弱了……

影影绰绰间，李朝东看到菜帮子手举石头咧着大嘴砸向蜜蛇，他本以为蜜蛇会弃自己不顾，岂料蜜蛇遭到攻击，身子骤缩却把他勒得更紧，这一下几乎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李朝东感到腰腹一阵燎烫！

“别傻愣着！快招呼它的七寸！”

翻在地上呼呼直喘的菜帮子猛地听到老鞑爷喊了一声，他再看李朝东已经直翻眼皮，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了，赤手空拳就扑上前去。